

許指嚴說集



上海東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867B



許指嚴說集目錄

布餅鬚

手帕俱樂部

日者婦

鴉啄梅

嫻娘縮影

勞工艷話

許指嚴說集

目錄



~~1606807~~



許指嚴說集

目錄



布餅鬚

許指嚴

滬南民國路某坊口小肆湫隘有客民三五踞其中最近街前之一角爲小竈上設餅盤每時可出蒸餅十餘枚右有麪缸水桶雜具橫陳約占屋十之四左則一客設藥草攤自書販運關東藥材野參鹿角云的係原料其人濃鬚大眼粗率可畏似與餅師爲同鄉而合租此屋者亦占地十之三其後以板壁隔之殆即臥室藥王餅師而外尙有一客寄居朝出走市巷賣布晚始歸三人抵足寢頗相水乳如是者有年里巷無不知此三人團爲一種特殊之組織好事者

布餅鬚

因戲名之曰布餅鬚家

布客年最長租屋亦最早故位居首餅次之鬚又次之鬚年未四十而老橫武健顧盼自豪積財亦頗多幾突過布客餅師好飲博頗鮮餘資鬚視之蔑如也一日布與鬚不知緣何忽起齟齬始而口角繼至用武餅師調停其間雖暫安謐而意氣終不可解未幾布客携一弟來嶄然偉岸體力驍健隱隱助布客排鬚欲逐其藥攤而去之鬚羞且憤聲言租此屋之初係三人聯名則吾當然爲三主人之一安得行使強權下逐客令如必欲決裂者戰鬪則可遷讓則不可布客弟聞言唬怒如雷立起奮拳撲鬚布客恐肇禍力禁遏之使不獲逞鬚亦似懾布客弟之勇未敢遽

捋虎鬚。蓋設力不敵己之威名。從此挫矣。顧雖暫止。鬪毆而詬誶。日夜不寧。鄰里生厭。羣起責房主人。盡并此三人。而俱驅之。不患無佳客入此室處。彼赴赴者。終非好相識。房主難之。

房主人一老寡婦。徐娘風韻。頗勝。雖年居肆後小室。中日以佞佛宣卷爲事。或云亦設豔囹聚羣妖姬。而爲之長秘密。賣淫渠魁也。然無佐證。但對付布鬚兩惡客。殊囁嚅不敢爲。左右袒又不敢徇。鄰里之請。逐布鬚去。於是布鬚益肆。無何餅師忽被逐。布客遂設肆占其位。與鬚對壘。而詬誶益甚。人咸詫異。詢餅師始洩其秘。衆怒乃集矢於房主人。

蓋房主人初與布客私識。儼有夫婦之好。其名爲賓主者。掩人耳目而已。及得藥鬚。年富力強。寵之過於布客。布客頗不平。然因有他故。無排除之能力。遂姑作連鷄之棲。顧房主人寵藥鬚甚。因寵生畏。事權悉歸其掌握。布客積不相能。此傾軋詬誶之遠因也。而餅師垂涎兩客之豔福。竭意獻媚於房主人。亦曾得列一度之幕賓。奈勢力資格俱不能與兩客爭。不得已。甘居退讓。而心終不釋。遂慫恿布客。携其弟。以抵制藥鬚。又無意洩其謀於房主人。房主人以語藥鬚。鬚大憤。立斥餅師。毀其盤器。餅師知不敵棄物而逃。此又餅師被逐之結果。至布客所以屈於藥鬚。不敢獨占一雌者。因房主人先識一無賴。房契等爲其

盜去後既讖布鬚欲絕之而無賴恃有挾持謂非界我百金不可布客慳吝且畏無賴兇欲不敢過問鬚獨躍然起曰我能爲卿治之一夕視無賴博負出二十金眩之曰界我房契則將金去否則請鬪生死在此一拳孰利孰害可自圖之無賴知力不敵鬚又有金可取乃出契易金鬚驗之果確還報房主人主人大喜自是鬚之權突過布房主人且畏之矣餅師恥被擠日夜攢掇布客之弟與鬚爲難弟年少氣盛以除鬚爲己任一夕房主人延布鬚二人入室飲酒執杯敦勸自云爲和事老二人不勝其媚皆大醉餅師入縛之置室隅布客弟已偕房主人出觀劇忽室中火起布鬚俱燼焉布客弟歸房主人樂其年

少遂成夫婦出百金界餅師隣里俱不知個中黑幕也皆云鬚平日强悍應得此報

■ 短篇社會小說大觀

二册
六角

茗狂

主編

二書一爲社會小說一爲滑稽小說都屬名家短篇名著每書各有小說二十餘篇社會小說則篇篇刻劃盡致滑稽小說則篇篇談諧入勝愛讀小說者不可不讀二書

■ 短篇滑稽小說大觀

二册
六角



手帕俱樂部

許指嚴

田太太和黃四小姐是上海女交際界的自由花。可說沒有人不知道的。他們從前的歷史也不必提起。但說他近來召集認識的姊妹們發起一個俱樂部。美其名叫做守樸俱樂部。其實他們來的部員都是些汽車馬車着的綾羅綢緞戴的金珠鑽石俱樂部。的什麼事呢。無非是麻雀撲克輸贏却也很大動不動就是幾萬幾千。臨了來喊大菜。叫點心。起碼也要十塊八塊洋鈔。還有餘興。叫些文明蘇灘牽線戲。頑一下子。那裏說得上什麼。一個樸字。照這樣天天鬧去。竟鬧出一回風潮來了。

田太太有個小姊妹。據說是五年前在一個遊戲場裏面結識的。和他很有密切關係。如今嫁了一位富翁。鬧闊的了。不得天天和女總會交際場裏的健將厮混在一塊兒。田太太是和他舊雨重逢。自然格外的親密。田太太又曉得他今昔情形不同。手頭很是來得便。做好做歹的。拉他充個守樸俱樂部的名譽部長。偏偏這個富姨太太。留心得很。便要問守樸兩

個字的規矩。田太太便把樸實的意思約略解釋一番。富姨太太道：「阿呀，可是我軋不上的呀。」我只道是手帕交情，大家合攏來的意思，原來倒是提倡樸實的一樁正經。我是樸實不來的，記得從我的媽死了，着了幾件布素衣裳，壽頭壽腦弄得我難爲情極了。我還是不入淘罷。田太太只怕失了好買賣，忙道：「這名目上說說罷了，那裏大家能樸實得來呢？不瞞你說，裏頭的好頑意兒，多着哩。便低低的附耳說了一陣。富姨太太方才歡歡喜喜的應允了。從此俱樂部添了一位闊闊魔王，更是一番新氣象。富姨太太又介紹了許多姊妹們，奶奶小姐，花團飾簇的，鬧個不亦樂乎。

有一天來了個魏奶奶和雲小姐，氣派十分闊綽，他們衣着穿戴少說些，也有幾萬銀子，真是珠光寶氣，叫人眼睛都花了。這兩位却是名譽部長，富姨太太介紹來的，自然和富姨太太特別的要好。其餘的人眼睛看得火出來了，也來勾勾搭搭和兩位親熱。田太太是最勢利的，放出手段來，籠絡得魏奶奶、雲小姐、鎮日價盤踞那裏。黃四小姐資格最老，便也和兩位要好。起來有天夜裏會已散了，田太太兀是不去。富姨太太也搭趂着，躺在沙發上，其餘黃四小姐和魏奶奶、雲小姐三人却在洋檯上唧唧噥噥情話纏綿。田太太指着三人向富姨太太道：「你瞧罷，這事已鬧到這樣，倘若鬧出來，大家是沒體面的。」四小姐的

老頭兒是肯于休的人嗎？富姨太太道：「反了我好意思持了大同主義，原想大家享一些福兒，那知道他們越打越進了。如今連我們都推出門外了。田大姊，你別動氣，我明兒便不許那兩位進門，看他有怎樣法子。當下兩人商議已定，氣憤憤的先走了。等到四小姐和魏奶奶雲小姐話說完，進來尋兩位部長，已不見影兒，曉得事情不妙，就商量個對付方法，說：「不做二不休，明天出他的場，我們另行組織一個俱樂部罷了。」

這天是禮拜一，夜裏工部局派了一名偵探，一名三道頭巡捕，兩名華捕，揚揚的走進俱樂部裏。那時除部員有兩桌麻雀牌外，田太太和富姨太太等正

想去催黃四小姐來入局，還說：「今兒怎的不來？難道出了別種岔枝嗎？」富姨太太道：「奇了，怎的魏奶奶和雲小姐也不來一疊連聲叫丫頭老媽子去請，忽然走進一個三道頭後面，跟着幾個華捕惡狠狠的把桌上麻雀牌一掠，逼着女部員都到行裏去。富姨太太見勢頭來得不妙，早已猜着八九分，一溜烟從後門跑了。只剩田太太還和那捕頭爭辯說：「我們並非贈總會，不過女學生研究學問的機關，閒空時頑頑罷了。你看這裏書籍章程，不是個講求道德的證據嗎？」捕頭探着半中半西的語，說道：「我不曉得你們都是不正當的結合，你們招牌上寫的「手帕俱樂部」豈非就是妓女俱樂部嗎？」田太太還要力辯，只見

手帕俱樂部

那華捕攔進一塊牌子來上面果是這五個字田太太大叫我不是這扇牌子誰來栽贓誣陷的但是外國官司不由情面只得跟着行裏去了不多時田太太化洋五千元人洋並保明天離開舊部幾十家地方又有塊俱樂部的牌子掛出來了却是「守樸俱樂部」



日者婦

許指嚴

王翁饒於貲而迷信特甚其家有舉動改作疾病見聞必求之日者占得吉凶爲行止之準的雖細至裁衣灑掃沐浴等莫敢擅主非謹敬諏吉則謂之不祥故禮遇日者如上賓然性慳吝恐專聘之豪費也輒飾敝衣履過其門絮絮不休日者亦氏王引爲同宗久而日者厭之以其詞繁而酬薄也旋探之鄰右知翁富裕乃曲意獻媚百方挑逗冀得解其慳囊顧翁雖迷信而心計甚工終不能以過當之值相欺卜課應償之錢而外如禳解致祭禮懺其值皆有定程不

容多索銖寸即楮翎法物翁皆親購於市評量其貴賤日者無過問權心不憚計此肥瘠務使得朶我頤而後快

無何翁之愛子染疾頗劇惶遽奔走一日數至日者戶限且穿以爲時機已至則歷數所犯何神何祟宜設若干祭壇建若干法塲以禳解書疏一紙臚列支費且百金翁無奈與日者商先付十金餘俟歲事始如數償之日者意權已在握不妨姑允既而子疾果瘳日者循例索逋翁乃按其帳目逐欸減折謂市價固然不容欺我日者力爭翁歷歷辨核盤珠聲格格然卒被減去十之六浮冒花名悉歸裁汰日者無以難然甚銜之謀有以報特翁非易與者一時未得其

隙也。一日日者還鄉里。其地距翁處百里而遙。有婦李氏。尙少艾。未嫁。日者時已有物憑其身。云係黃大仙。大仙者狐崇之尊稱也。李氏既得仙。即能爲巫。言休咎。輒中。且能道人隱秘事。里人有疾。或家生變異。輒就李氏求禳。祓如今世。甬人所謂看香頭者。然施法時。必先作欠伸狀。哆口出怪聲。則仙人來矣。李氏又略有姿嗜。痲癖者。尤挾醉翁意。故斂錢不弱於日者。日者偶與語。及翁李氏曰。非女將軍。不足以懲此守財虜也。請與子偕往。日者笑曰。此翁非好色者。卿勿與飲。餽亦醉者等視也。李氏嗜曰。愚哉。老奴豈視牀頭人爲倚門賣笑者流耶。

日者掣其婦李氏至鄉。甫啓門。則翁已蹣跚而來。瞿

然曰。先生安往。胡遲延數日。吾家女主人得重疾。亟待先生一卜。生死語時。顧見李氏。問曰。此令闔耶。日者曰。非也。同懷女弟耳。有神術。善治病。故來此行道。蓋李氏已教日者隱其詞矣。是時李氏作不屑與翁酬酢狀。而秋波流媚。風致嫣然。翁生平固不知好色爲何事。亦未嘗作挾邪游然。驟觀李氏冶態。不覺神眩。以爲此殆仙人附體。故光豔非尋常婦女之比。此一動念。非特不敢褻視。且自顧形穢。慚惡不可措手。足頓若木雞癡立。日者則絮絮述其婦術之神。翁聽良久。始懇切作詞曰。然則求令妹與先生偕往。一救拙妻。可乎。日者躊躇李氏曰。蒙貴人寵招。敢不惟命。弟妾方自鄉間來。衣塵未拂。頗覺勞頓。請吾兄先往。

妾以晚間爲期可乎翁諾之促日者往日者曰少安
母躁吾姑爲汝占一課乃入內取具李氏穿衣詔之
曰此不易得之機會幸好自爲之日者微頷其首既
出如例占卦訖攢眉不語翁問何故日者沈重其語
聲曰殆矣奈何翁固問其由日者曰見豕負塗載鬼
一車恐前生冤孽也姑視晚間弱妹來是否得禳解
耳翁沮喪躑躅而歸

翁子女俱幼有姪已長頗諳世事勸翁速延醫治婦
疾翁掉首不信曰此鬼症也豈藥石所能愈今幸請
得仙人來上燈而後有救星降臨吾家矣姪嗤以鼻
而出是夜燃燭炷香牲醴楮帛俱備黃昏月上李氏
肩輿至衣衫澹雅風采照人翁尤愕貽僮僕敬迓若

漢武之遇西王母戚屬爭來問訊李氏先入病者臥
室作態周視若有所睹既而微出嘆聲喃喃曰纏繞
一至此乎障袖一揮燭燄俱變綠色陰風森然衆爲
毛戴奔出室外聞病者呻吟益亟翁乃長跽求李氏
施法李氏曰吾既來此自當竭盡人事請勿譁擾靜
觀吾術語畢取香在手徧身薰繞口振振有辭咒禱
良久忽仆於坐衆皆驚愕無何欠伸驟起眉目翕張
夔異常度語音亦純變大言曰吾乃九天司命黃大
仙是也今承王翁誠心虔請特從小蓬海外碧霞真
君席上請假降臨爾等小醜何故在此纏繞速去速
去語罷沈迷斜坐側耳如有所聞旋響蹙曰爾輩良
苦然此前生事亦不得過事偈迫今判與爾輩功德

一壇寶鑑千萬爾輩可以超生度世亦願之乎語畢又默然良久忽驟起曰如爾所言是無可挽救矣惟念王翁至誠姑予十日延期置備後事旋復語王翁曰尊夫人曾虐一婢又售之倡家受虐早夭今其魂上訴於神勢難解釋速備後事不必驚惶妄求若汝尙有後福然非募助某所寺廟千金亦難有效汝其慎之語畢昏然如睡半晌始甦問之茫然不省但云吾見冤魂甚多恐非佳兆也王翁仍以肩輿送之歸越數日王妻果不起喪葬畢某寺廟頻來勸募王翁信李氏言竟破慳囊與之一日過日者問宅中休咎忽一友在座自云善風鑑謂王翁曰翁近日氣色大佳必得美婦主中饋且能爲翁增積貲事在目前矣

翁喜自負既出風鑑家亦邊巡從之翁聒而與之語意在得日者妹挽使執柯風鑑家難之謂渠孀也翁姑且視爲奇貨非數百金不足鑿其慾翁默計李氏爲人施術月平均得三十金三年則千矣胡可失此錦囊乃慨然允之風鑑家往返再四議始定都六百五十金衣飾不計約旬日李氏果嫁王翁王翁寵李氏甚言無不從不匝月凡前之產業田契簿籍皆歸掌握李氏徐展其技術謂某屋不吉宜貨之某田招禍宜易之姪阻撓其間則謂與翁相剋宜析使別居愈遠愈妙姪既去李氏益掉臂游行圓轉如志翁惑其美又信其術不敢稍違李氏握翁現金且數萬存貯營用籌算之精細與翁堪稱匹敵而治

疾之酬金不與焉。翁信任益堅。李氏亦慳吝不肯一
通融。助其兄緩急飲食餽贈亦甚。非日者至負氣不
登翁之門。翁反意有不安。竊勸李氏稍念手足情。
李氏掉首不顧。且曰。若然則與姪輩以反唇之稽矣。
吾爲翁治產責任所在。不能擅自厚薄。若翁意出入
可自命之。吾不過問他日。吾舉計籍昭示子孫。始知
吾非樂於攬權也。所以報翁之知遇耳。翁感佩。欽服
五體投地。翌歲翁往鄉間。催租盤桓數日。比歸則李
氏外出。問子女以歸甯對。亟赴日者宅。閱其無人問
之。已徙走歸。檢箱篋大小俱空。且有數篋已携去。計
其數約五萬數千金。所餘者僅未售之屋及商肆田
若干畝而已。翁驚痛成顛。書空咄咄者半載。未幾下

世。

近十年之怪現狀

四册 一元六角

本書爲許指嚴先生遺著記近十年來政府軍閥黨人政客商工學界男女社會之奇情怪聞如照妖寶鏡纖微畢露

婦女奇案大觀

一册 八角

我國律例素多流弊重男輕女習俗既覺不平而婚姻之不自由更爲逼人犯法之由憶鳳樓主人素好筆錄以平日所見所聞之實事編輯成此閱之爲婦女同聲一哭

孽海鴛鴦錄

一册 六角

道德日漓淫風日熾癡男怨女用情不當以致身陷孽海不得良好結果比比皆是憶鳳樓主累年誌錄輯爲此書讀之可爲當頭棒喝

鵲 啄 梅

許指嚴

鵲
啄
梅

貞操問題在今日已成強弩之末。顧昔之有志青年女子。淳蓄其高尚純潔之愛情。孤往而無所發洩。則并力一向。就其識解理想之所。至曲折堅苦以赴。務達其的。往往演成可歌可泣之奇迹。此而湮沒將古人潛德幽光之說。可以抹撥無怪。浮蕩越軌之行。徧天壤矣。世變革新。等義姑存。而不論第就個人道德言之。彌可敬亦可悲也。毘陵趙氏孟龍世家子。父宦某省。耆艾喪明。晚歸林下。購一姬。始舉兩雄。長即孟龍也。常恐不克。睹雙珠成立。爲憾。思擇人爲六尺之托。遠戚程公。雖葭。孝意頗水乳。其人精明幹練。能急人之急。孟龍父喟然曰。此孤所謂程嬰也。知其有女。與孟龍年相若。因而求之。且以他日葛藟庇根爲約。程慨允焉。蓋時程年僅趙父之半。強壯多才。以爲獲此泰山。當無虞墮落。而程亦以孟龍玉雪可愛。穎悟異常。兒鬢鬢。即能弄翰。哦小詩。楚楚有致。即非公輔器。亦必蜚聲翰苑。常謂其夫人曰。吾家乘龍壻。與阿貞一對璧人。且重以趙公之托。未可忽置。

也。阿貞者程女乳名實蘊貞。蘊貞年及笄從父宦游浙閩。聞孟龍父歸道山矣。母頗溺愛。染煙癖。聽孟龍廢讀。家乏尊嚴。教無所施。則從市井兒作狎邪游。或以告程。程商於夫人。謂今昔不同。已若此。吾受趙公諄囑。義不可坐視。且利害切膚。我輩豈炎涼易態之人哉。必招之來。加以斲削。苟有宗匠。未始不可成材也。夫人唯唯。蘊貞亦微聞之。乃挽戚某邀與俱來。孟龍母出小家。甯府中賈瑞母之流也。斬其子謂自有後福。或教以正義。則疑爲欺侮。鮮衣美食。互相誇耀。以爲紈袴子所應。爾初爲館師。束縛孟龍。苦之。訴諸母。母始則乞情。繼乃詬厲。年三易師而不恤也。諸師皆絕迹。而趙之遺金亦耗盡矣。孟龍小忠小信。以

暱其母。窺母篋中。尚有餘金。則竊挾之。出數日不歸。母求人四出偵訪。得諸囊家。旣歸。不忍峻責。欲招致戚友爲博局。以悅其心。無應者。乃思爲娶婦。或可羈縻其反側。祈戚友通辭於程。適程使者至。致迎往之意。孟龍母猶怒曰。婦當來侍姑。而反速壻。往欲何爲耶。孟龍吾家冢嗣。非可贅人者。宜訂婚期成禮。而後去。使者不得要領。歸報程。程愈以爲憂。乃懇姻戚某公解紛。謂女年尙幼。孟龍亦須求學。出一頭地。程願任教督之責。視若所生。瞬且冠。自當送女歸趙也。孟龍母期不允。孟龍忽挺身起曰。吾正苦鬱居鄉里。如井底蛙。程公盛情。安可却母勿拒也。去去。期一年。即返。且有弟在母奚。患寂寞。耶。孟龍母見孟龍已允。

始無辭某公大喜即遣孟龍束裝隨使者赴浙贈策封金殷勤倍至謂此行有厚望焉

孟龍美丰儀善詞令雖舉動間時時露佻儻意而美玉微瑕似尙非不可雕琢者程公頗愛其天姿而憐其失教因勗以策勵駸足諸語孟龍似解非解似悅非悅欸以酒食凡舉箸索肴指揮奴僕一一皆恣傲不循禮節且語言雜以輿儻顰笑儕於俳優程家人靡不竊竊議程公獨恕之以爲朱墨所染也常有以易之乃使肅衣冠與諸子入塾孟龍有難色程公又慰以溫語孟龍似折服既受書孟龍慧甚寫讀若未經意者顧課不至殿師亟贊之又知其爲居停愛婿也益以揄揚一月後孟龍意漸弛時時與署中友外

出嬉游師初以課程未誤隱忍未發既而稍稍曠廢師微諷之笑不答而僕隸下人皆知其與某幕僚博於倡家矣一日忽入程公之耳會稽處亦以孟龍時時貸金爲言程乃嚴諭杜絕通融且辭某幕僚使去師亦加檢束孟龍大恚不食程謂其懷慚也囑師婉諭之孟龍殊無悛悔意日不登膳席夜私出署門飲啖於小市中且與胥役雜博負則典其衣履往往相服徒跣歸大露窘態一夕博又大負脫袍以爲質單襦掩袖入署邏者誤爲宵小捕之致諸吏吏似曾相識詢之果貴人也即釋之以白程公程知孟龍下流之性不可救藥然尙自疑前此過與寬容致蹈覆轍今宜爲最後一着試以緊張即命收拾一室扃其門

鑿竇以通飲食而積書滿中恣其縱覽又請師時時導以改過自立之語孟龍初甚憤懣大呼予何罪誘

者云某姑爺爲護符亟遣人捕之孟龍已賄胥役預通消息偕士娼馳去矣

予來而囚禁之予不堦汝矣速釋我程公置若罔聞

孟龍之刦金走某倡家也以千金爲妓脫籍四千金

孟龍知計不售乃轉而乞憐謂早晚須許予出散步

作囊家誘致富貴子弟及市商共博時功令嚴非有

予必不復出署矢以天日程公恐其故態復萌謂須

大力者鮮不爲吏役所扼孟龍張邑令貴堦之幟胥

俟半年後一日有婢媼過孟龍涕泣自陳謂求代達

吏故識之然聞其有竊金事遂揭之以敗其局孟龍

夫人小姐予雖漫游嗜博實未犯罪突加以羈囚何

知無立足地乃挈妓歸鄉里時刦金未盡耗而又微

顏見人願稍緩頰不忘大德也婢媼果白夫人夫人

有博進妓雖揮霍去其半囊中尙未羞澀也旣歸孟

爲之請於程公乃啟其鑰與諸子讀如故稍稍斂迹

龍母以爲果携婦歸大悅又資財頗裕狂喜不勝益

但與署內人閒談而已無何夜入會稽庫竊金券五

復縱恣次子仲鹿亦長矣乞兄餘潤淫博愈無賴後

千而遁次日始知之往詢銀肆則云某姑爺親取去

孟龍母漸知婦實非程氏女而妓亦以孟龍資漸罄

已半日矣急蹤跡之不可得越旬餘有報淫倡聚賭

不安於室婦姑勃谿甚孟龍厭之夜宿博場久不歸

妓乃捲衣飾遁去。孟龍母異想天開，出求族戚，欲爲孟龍娶程女。謂孟龍携歸之妾已爲我斥逐，然不爲授室，無以促孟龍之悔悟。意蓋在覬覦程之奩資，以自救也。函達於程，程以孟龍怙惡不悛，斷無自新之望。諷戚某使孟龍別娶，願償二百金。孟龍母聞之，恚不允以詢孟龍。孟龍大然之，謂我嗜博室家之好，匪我思存前此携歸之妾。日夜詎誅，味同嚼蠟。或博進數萬金，建第宅爲阿嬌營金屋，則所願耳。今非其時也。彼女子性情安可與共貧賤耶？其言有非理之理。類如此。戚以告程，程果以二百金轉戚。付孟龍索其退婚憑證，戚猶患孟龍母作梗，入其室，則孟龍母已以染疫斃於牀，無以爲斂。覓孟龍不得，乃爲市樽具。

衾襚事甫定，而孟龍至，語以故。孟龍曰：斂母事謝若厚惠，若二百金，則須原數奉我。缺一金，吾不署憑券也。戚不得已，仍點數畀之。棺衾三十金，自認運蹇而已。孟龍持二百金入博場，一夕而罄。有知其事者親賭焉，曾問孟龍。孟龍直承不諱，洋洋自得，或謂其無心肝，當在叔寶上。

初程公以退婚事商之夫人，夫人謂吾家蘊貞讀書明禮，常以節烈事慷慨語，人聲淚俱下，意似有所屬。若不明言他日，必棘手。程公太息曰：吾兒志大佳，但爲之父母者，何忍坐視其身入地獄？孟龍實非人也。雖宜聖復生，斷難望其改過。爾當曉諭之，勿過事固執。吾非欺貧愛富者，但恐禍及我家，辱沒先人耳。程

夫人以語蘊。真蘊真泣曰。此事父諾之。父絕之。兒何知哉。但兒聞古有貞女捨身以救其夫。又列女傳所載有夫無道。妻教督之。動以情感。而卒軌於正者。未嘗以不肖爲口實。而易節也。且趙公托孤於吾父。有婚姻之約。既諾之矣。而竟反汗天下後世。尙有節義二字乎。鄉閭族黨。皆知兒已字趙氏。倘復易嫁。其恥辱何可瀾也。兒願爲北宮嬰兒。撒環纈矣。願父曲諒。兒心勿復相逼。否則兒甯茹苦含辛。從趙氏子以歿。此兒之命也。決不敢稍涉尤怨。程夫人曰。趙氏子淫博無賴。不可以理諭。吾何忍以愛女授諸豺狼。故不得已。而出此今兒乃迂執如此。食古不化。無可奈何。吾家何惜閒茶飯。兒果爲北宮嬰兒。亦佳事也。願勿

介介蘊真。乃長跽謝母。剪髮自誓。自此長齋繡佛。足不出中庭者數年。無何程夫人卒。程公亦老。解組旋里。聞趙氏子寄宿宗祠廡下。窳蔭戚施。殆無人狀。忽探知程公歸。而蘊真之尙未嫁也。一日扶病踵門求程公。一見程憐之。許爲周恤。孟龍自投於地。拜伏不起。泣言知悔。又陳爲生母所誤。至染煙癩。猝不能除。浸淫沈痼。遂成痼病。今雖思振作。而精神苦不濟。去死無幾。尙復何望。但願一息尙存。得爲善士。以報貞女之苦節。來世復爲犬馬。報公大德。區區蟻慕如是而已。其詞絕婉。轉悻惻。程公爲之動容。因謂之曰。子言出自忠誠。耶誓改悔。耶孟龍曰。古人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公觀孟龍。豈非垂死若猶僞詞。欺飾以愚

人。天。地。祖。宗。安。在。良。心。安。在。程。公。曰。諾。爾。姑。居。此。吾
且。延。醫。爲。爾。戒。烟。遂。館。孟。龍。於。齋。室。孟。龍。果。不。復。出
長。日。以。閱。書。習。字。爲。課。醫。來。癖。漸。減。容。色。亦。光。澤。程
公。爲。之。置。衣。履。年。雖。逾。壯。翩。翩。者。不。減。張。緒。當。年。也
乃。推。蘊。貞。之。心。出。資。爲。營。青。廬。破。鏡。重。圓。竟。消。吉。行
合。登。禮。焉。戚。鄙。咸。嘖。嘖。歎。蘊。貞。之。高。潔。孟。龍。何。修。得
此。而。今。日。復。得。爲。人。也。前。此。淫。朋。狎。友。跋。踵。遙。望。昨
舌。相。語。曰。老。大。是。何。福。分。

蘊。貞。乃。以。婉。篤。之。心。誠。摯。之。說。期。孟。龍。革。面。洗。心。永
爲。良。士。孟。龍。感。激。流。涕。奉。命。維。謹。居。月。餘。以。程。公。之
薦。往。浙。某。署。司。記。室。初。函。蘊。貞。輒。以。宿。病。復。發。爲。言
旣。而。假。歸。則。烟。霞。癖。如。故。矣。蘊。貞。慰。勉。交。至。爲。之。求

醫。施。治。且。質。釵。珥。以。助。其。行。臨。歧。囑。之。曰。君。所。謂。捲
土。重。來。者。也。願。愛。名。譽。惜。景。光。崇。節。儉。無。負。閨。人。一
片。癡。情。孟。龍。唯。唯。旣。而。數。月。不。通。問。鄉。人。之。自。浙。返
者。皆。曰。孟。龍。復。變。爲。盤。龍。且。某。署。下。逐。客。令。今。鶉。衣
鵠。面。與。豬。奴。伍。矣。蘊。貞。恐。傷。老。父。心。不。敢。告。但。挽。戚
促。使。返。母。流。落。異。鄉。一。夕。竈。下。養。驚。呼。賊。至。迫。而。察
之。孟。龍。也。襁。褸。無。人。狀。不。知。何。時。歸。里。小。婢。奔。告。蘊
貞。蘊。貞。持。之。大。慟。孟。龍。泣。言。遇。盜。卿。能。救。我。從。此。願
爲。僧。寺。寫。經。度。日。不。復。馳。騁。風。塵。矣。蘊。貞。知。其。語。詐
而。難。於。拒。却。遂。搜。故。篋。出。衣。履。使。服。之。仍。自。大。門。入
曰。姑。爺。歸。也。時。程。公。已。疾。篤。微。聞。其。事。顧。視。蘊。貞。爲
之。歎。歔。遂。不。起。孟。龍。乘。程。氏。經。紀。喪。事。匆。遽。之。際。掩

鵝 啄 梅

入。蘊。貞。長。嫂。房。竊。其。飾。物。千。金。持。赴。博。塲。數。夕。不。歸。
蘊。貞。兄。弟。疑。奴。婢。所。爲。拷。問。備。至。忽。捕。役。報。自。博。塲。
得。指。環。三。其。文。皆。程。氏。欸。識。也。始。悟。孟。龍。所。爲。蘊。貞。
號。泣。曰。尙。何。面。目。居。此。耶。即。日。摒。擋。移。趙。祠。廡。下。越。
數。日。孟。龍。歸。惕。息。不。言。蘊。貞。爲。之。具。饗。敷。茵。褥。使。臥。
而。自。理。針。線。於。牖。下。孟。龍。燃。燈。吸。煙。自。若。及。明。午。呼。
蘊。貞。不。見。覓。之。已。雉。經。牀。後。撫。之。氣。絕。矣。
指。嚴。曰。吾。讀。詩。至。墓。門。有。梅。而。豔。然。心。傷。也。謂。若。吾。
鄉。趙。孟。龍。者。古。殆。已。有。其。人。矣。



嫻嫻縮影

許指嚴

道家謂有七十二洞天福地亦徒神話而已不期極樂世界本在人間特就實際言惟公共之智能道德何如耳吾聞瑞士爲世界公園其人民風俗之優美物質文明之發達實兼新舊二說而有之是可謂之福地矣比有游歐者歸縱談瑞士四州大湖畔一村落其人情風土直駕桃花源而上似非虛構托詞可比令我神往夢游如讀異書如看名山無已撮其言錄之

四州大湖風景直比我國西湖而範圍擴大則過之

嫻嫻縮影

且奇秀繚曲非天竺諸山所可及又加以人工點綴夔異恒蹊其最著名勝地如加奈谷嶺力機巖雪佛峯等固爲世界游客所注目轉無足異所異者魯山城外有小村落名曰熙皞居民不過數十家其職業則不外養花種樹打魚釀酒或製圖寫眞爲精饌之膳宰而已顧入其室精潔古雅滿架琳瑯接其談吐咸恂恂有儒者氣象較之鄉間儉父市井財奴奚啻霄壤中有一家名白樂翁業號灌園郭橐駝之流亞也其園適當魯山缺處雲物環紆水木明瑟爲勝地之冠諸貴游名流以及世界游侶莫不欲一過其園藉擴眼界白樂翁則出其餘技各鑿所望而後去故談者皆謂瑞士國爲世界之花熙皞村爲瑞士之花

而白樂翁者又熙皞村之花也妻名若蘭年五十餘矣當其綺歲豔譽噪遐邇固魯山城中絕代佳人嫁白樂翁後生子女各一子曰慧達士女曰才娜俱卒業國立大學蜚聲一時而論托根靈秀則皆淵源於白樂翁須知此神仙窟宅悉翁之精神才力所構造故不得不先述翁少壯之歷史

翁本某公爵愛子髫齡即高潔自喜不矜華靡最嗜研究古代哲學及文學擁書百城自謂南面王莫與易一切社會交際跳舞游戲無其足迹也閒時或蒔花徘徊其間輒復永日人皆目之爲神學博士其實彼絕無宗教思想徒以澹定靜穆相似不足爲外人道故無以名之名之曰神學云爾年逾冠猶未婚且

無屬意者無何公爵感疾下世遺命以產若干分給聽其自由遂與諸兄異轍獨來魯山湖畔別墅闢居脩然一隱者積書益富瀏覽益淹博時有著述每甫出版無不人手一編洛陽紙貴室中所役使者咸能知書不讓康成詩婢穎士俊奴暇時督小奚灌花壅草四時香色不絕奇葩異卉有遠自他洲移植者主人歌詠其間雜賓罕見其面惟某詩人及寫真專家歇克與之稔過從甚密而歇克尤沈瀛家居力機巖下亦一別墅也歇克爲世家子生平酷好美術愛湖山勝景遂家焉旣與投契漸成通家而於是此胸次無纖塵之翁亦認爲素心人不可多得卽由水乳之交而生姻婭之好異日得有美滿家庭實兆於此

歇克有兩妹。一曰斯蕙。二即若蘭。是也。斯蕙多姿勝於若蘭。而貞靜純樸不逮。且美感主觀。亦以蘭爲勝。通畫理。善音樂。獨不喜奔走交際場。則與白樂翁大表同情。歇克亦好靜。視蘭益親愛。蕙恒居魯山城。叔父家。蘭則從歇克守別墅。每白翁至。論文游讌。飲酒賞花。蘭未嘗不與。白亦非蘭不歡。歇克知其然。乃時助白。蘭二人之交際。密度情絲之繫。久而彌牢。以胸襟冲澹之白翁。向不願與婦女往來者。至是因蘭之臭味相投。不覺一變故態矣。一日蘭語白曰。吾聞古代詩人多好色。而不修行檢者。君讀書萬卷。精研此理。畢竟文學美感於人之道。德相背乎。抑相成乎。白正色答曰。僕以爲文學美感者。本於高尚純潔之天。

性以美遇美。而交感生焉。其流於淫蕩者。僞也。真能得美感神味者。必不與道德背馳。且爲道德之前驅。焉芬芳悱惻之情。婉篤綿邈之旨。文學美感所發見而未嘗稍越乎道德。故好色者。美感之一端。人非自警。誰不愛悅清揚所貴乎。文學美感者。以其發情止禮。專靜絕。一與儻父之荒淫獸性。正不可同年而語耳。否則市井鬪僧。紈袴小兒。咸知好色。我輩豈屑一掛齒。頰哉。蘭聆高論。爲之首肯。旣而曰。妾知之矣。情之爲言。必有所寄。或寄於時。或寄於物。如春秋佳日。花月良宵。美酒新茶。法書名畫。皆是然。竊以爲最高潔最肫摯之情。感莫如寄於文學。慕色憐才。不過世人尋常之意識。惟能於文學中求真知。己則切磋琢磨。

磨贈答酬。醉皆有一種不可思議之結合。或志在術國。或借之隱遯。或共研社會改良。或互勵學術精進。個中况味。層出不窮。則情感純一無在。而不爲道德之實際。好色可卽不好色。亦可且好色者。偏面之語。若以女子主觀。此劣根性。尤須明辨。而謂男子獨可濫用之耶。故與其認爲好色。不如認爲美感。而文學美感。則其尤爲高尚者也。白亟額手表情曰。妹之精論直抉。單微。今而後吾直以美感良師視妹矣。自是白與蘭靡日不會。會靡不探討學理。或翱翔魯山別墅。或徙倚力機古園。見者皆譽爲天上雙仙人間佳侶。顧白翁沈靜持重。未嘗向人有所要約。矧締姻大事乎。故雖寢久而求婚一語未嘗出諸口。

歇克已娶婦曰瑪麗。亦擅美術。倡隨之樂甚於畫眉。因而推及蘭與白之情。慄婉篤至此。乃遲之又久。未訂正式婚約。意者兩造持重太過。又精神觀念。越度遂不注意形迹。此固勝人一籌。然爲之家屬者。殊不能釋然於心。彼白翁之兄熱中已甚。無暇顧及布衣昆季。而予則手足情深。心緒未嘗稍有隔闕。所謂肺肝如見。我兄妹實足當之。蘭之微意。時流露於不覺。特以轉達於白。爲太落言詮。不無過高之弊。設非予爲撮合山者。彼二人殆將以講學之友老矣。是豈人生愉快之義。故代表予妹使白翁覺悟者。乃予之專責也。一夕風雨寒甚。歇克宿白翁齋中。劇談至夜分。歇克漸諷以受室事。白翁曰。人非太上。孰能忘情。惟

予。性。孤。峭。又。有。好。潔。癖。視。塵。世。溫。螻。久。欲。棄。如。敵。
屣。故。戀。此。湖。山。沈。縣。載。籍。所。謂。美。人。芳。草。者。徒。想。像。
於。掩。卷。中。耳。豈。意。一。遇。蘭。妹。歎。若。平。生。此。中。殆。有。夙。
契。非。鈍。根。人。所。能。洞。徹。方。疑。天。上。人。間。斷。無。第。二。佳。
耦。顧。轉。念。自。問。以。我。孤。峭。落。拓。之。性。屈。彼。驚。才。絕。豔。
之。姿。豈。不。痛。惜。抑。亦。罪。過。縱。彼。或。降。格。諒。我。我。獨。不。
媿。於。心。乎。故。終。不。敢。以。姻。事。累。吾。愛。妹。者。自。以。爲。尙。
有。良。心。也。今。君。過。疑。乃。謂。我。別。有。會。意。母。乃。冤。抑。歇。
克。夷。然。曰。斯。意。我。已。盡。知。然。予。家。若。蘭。者。固。非。君。莫。
屬。且。其。衷。曲。與。君。所。言。者。亦。若。合。符。節。也。吾。不。能。坐。
觀。此。良。緣。之。拋。棄。君。第。勿。問。聽。吾。主。張。可。乎。白。翁。曰。
善。翌。日。歇。克。設。盛。宴。於。力。機。新。築。室。中。邀。男。女。賓。之。

臭。味。相。合。者。臚。列。座。次。陳。設。既。富。儀。態。萬。方。奏。雲。璈。
歌。雅。頌。酒。數。行。歇。克。起。立。歷。述。白。與。蘭。之。德。性。才。調。
訢。合。無。間。淑。女。宜。配。君。子。業。得。雙。方。同。意。徒。以。彼。二。
人。高。潔。之。美。感。絕。非。世。俗。自。由。戀。愛。之。比。且。彼。等。視。
形。骸。如。贅。旒。何。論。肉。慾。故。未。嘗。汲。汲。於。締。婚。條。件。惟。
予。則。忝。爲。兄。長。不。能。不。擔。任。形。式。上。之。媒。介。今。特。布。
告。諸。君。所。以。使。此。美。滿。姻。緣。樂。聞。君。等。之。證。明。其。事。
也。衆。咸。拊。掌。稱。善。中。有。某。君。白。翁。之。族。人。而。年。已。長。
乃。自。任。與。歇。克。爲。雙。方。證。婚。人。即。席。令。白。翁。與。蘭。交。
換。指。鑽。立。成。嘉。禮。

山。色。湖。光。園。林。如。沐。中。有。神。仙。伴。侶。雙。影。徜徉。於。極。
樂。世。界。中。或。執。卷。吟。哦。或。荷。鋤。耕。鑿。如。賓。如。友。不。知。

幾何歲月中間曾有三度之旅行夫婦離此別墅者凡四十閱月第一度即結婚後之蜜月旅行凡歐美之大都會無不有此鴛侶之踪跡其在柏林時某著名新聞記者夙與翁稔知翁來特挽同人組歡迎會於其愛大公園內是日白僭蘭驅車而至環觀者數萬人僉曰此瑞士考古派文學家中第一人也又曰其新夫人又美術後起之秀爭以花束擲車中車不能容則擲道上車碾而過香風噴溢既入會堂諸賓免冠拊掌者如風雷之震動白翁乃徐述其素抱及來游之志願興趣言言扼其精要而出以有趣味之談吐益覺聞所未聞且歷數道途之風土人情景物變異謂人生幸福端在自求胸有所主則環境物象

皆足以供我之娛樂雖在穢墟災區咸可以我之樂觀吹噓生趣況在山明水秀之鄉文化開通之市耶聽者皆爲動容稱白翁爲文學家之樂觀派嗣請若蘭夫人登壇所言與白翁同一使人愉快而委婉又過之衆皆呼爲美感自由之神演講既畢開筵酬酢觥籌交錯盡歡而罷旋往巴黎新夫婦之受一般文學家歡迎者一如柏林凡諾太侖大寺院盧蒲故宮之大博物館格蘭特阿彼拉大劇場康各爾特廣場球魯利大公園凱旋門下香受利受大街波亞大公園愛非爾鐵塔等名勝之地無不游覽即無不表示其觀察之眼光與意識彼謂巴黎之繁縟實爲世界列國之冠而一究實際乃最不自由者巴黎也割取

巴黎一角之風氣臭味足以渾濁全魯山湖而有餘。若蘭夫人則謂巴黎爲最可憐之都市雖巴黎一般人士不喜聞其語而有識者則深表同情焉及抵倫敦周游地下鐵道及商市建築以爲皆歐洲中世紀之心血所造成辛苦甚矣而高尚世界觀念竟爲土木工程所埋沒亦可惜也游聖保羅寺院及聖壽母斯大公園英倫大博物館海姆開特大劇場等歎爲莊嚴齊整過於巴黎然皆有微辭諷其賢士大夫須求得自由實際某大儒驚爲知言特挽之下榻美術館懇以著述白蘭與夫人窮三日夜著「倫敦之腦」數萬言而後去一時爭先快靚月馨十餘版矣又至羅馬觀古代法物神器歎爲創造艱難如祖父之肯

堂肯搆子孫不可輕棄手澤也然逸人高士之達觀則以居積起家爲牛馬此又何說之辭及觀紐約華盛頓則以爲此皆少年風光謂昔之人無聞知者實則根柢不甚槃固亦殊可憂耳白之好爲高論出人意表皆此類也最後歷北歐瑞俄諸國而歸與蘭合著書曰「蜜月」大言炎炎實無一語及私情也自蜜月游後五年中未嘗離魯山別墅一步生子女各一春秋佳日緣湖諸山搜歷殆徧窮巖絕壑靡不登陟其時上山鐵道及湖中汽船方由地方人士猛力促進白翁夫婦則量心力以相助未嘗袖手歇克尤熱心贊襄指點測繪擘畫斟酌大半出自白翁二人之手故世界公園之成績白翁實中堅人物也忽有

英。人。某。君。者。著。名。新。聞。家。生。平。好。游。歷。足。跡。遍。天。下。
 至。瑞。士。愛。其。山。水。盤。桓。月。餘。不。去。初。與。歐。克。游。繼。見。
 白。翁。則。大。悅。劇。談。三。晝。夜。白。翁。亦。恨。相。見。晚。某。君。固。
 嘗。游。東。亞。中。國。及。日。本。能。言。華。夏。文。明。之。大。綱。撮。要。
 臚。舉。經。傳。之。精。華。及。文。學。優。美。之。國。粹。凡。風。土。人。情。
 觀。察。頗。有。心。得。悉。以。語。白。翁。之。神。往。彼。以。爲。孔。孟。
 莊。老。之。學。說。實。世。間。奇。文。也。而。印。度。文。明。佛。學。權。輿。
 尤。忤。忤。心。動。乃。始。萌。東。游。之。志。適。某。君。之。友。亦。以。調。
 查。古。物。將。赴。遠。東。遂。相。約。同。行。以。告。蘭。夫。人。蘭。喜。躍。
 欲。狂。堅。請。從。游。因。以。家。事。囑。歐。克。挈。子。女。以。行。初。至。
 印。度。歷。觀。拉。布。答。那。之。名。都。及。中。部。德。里。城。又。亞。加。
 拉。大。城。塔。街。瑪。爾。宮。殿。恒。河。聖。水。孟。達。拉。斯。商。港。以。

爲。風。土。固。不。遠。所。聞。及。游。錫。蘭。島。取。各。種。經。卷。讀。之。
 始。悟。佛。學。之。宏。大。其。遺。留。迹。象。亦。殊。有。可。感。人。者。旋。
 自。南。洋。抵。粵。東。歷。浙。閩。山。水。江。表。文。明。津。滬。繁。麗。復。
 自。魯。而。豫。訪。古。代。聖。賢。之。遺。迹。覺。高。尙。純。潔。之。真。際。
 恍。然。有。會。於。心。精。神。迄。未。泯。滅。精。理。名。言。之。獨。到。處。
 且。突。過。希。臘。古。學。也。復。由。鄂。入。蜀。轉。至。關。中。涉。汾。越。
 太。行。山。入。京。都。南。歸。滬。濱。居。滬。年。餘。購。中。國。書。籍。數。
 千。卷。延。文。士。教。授。竟。通。大。義。蘭。夫。人。喜。中。國。詩。詞。歌。
 曲。羅。致。甚。勇。妙。解。其。原。南。方。才。士。名。流。納。交。者。如。天。
 南。邈。叟。輩。頗。多。會。中。日。戰。起。蘭。夫。人。有。不。欲。居。亂。國。
 之。意。尤。苦。念。其。子。女。遂。與。白。翁。偕。返。歐。邦。吾。廬。無。恙。
 松。菊。猶。存。老。友。歡。然。道。故。兒。女。牽。衣。相。迎。樂。可。知。也。

自是白以東游所得印度及中國書籍古器特建兩館。度之一曰尊孔。二曰心佛。琳瑯滿架。芸墨生香。與原有之藏書樓鼎足。而三又以所得花木種子殷勤溉灌。多得活者。於是魯山別墅中之植物動物園。羅列三洲共產灌園。更坐鎮其間。儼然管領十洲仙吏。來游者爭以一識面爲榮。如是者十年。

白樂翁垂垂老矣。自恨尙未身歷非洲及南美。乃與蘭夫人商得徵同意。因以一九一〇年成行。時慧達士已娶婦洛嫻才娜。亦適婿塞爾文。皆文學美術專門名家也。白夫婦即以家事委託子女束裝就道。時歇克夫婦亦以子女既長。方謀出游藉娛老境。因亦願與白夫婦結伴。恐非洲途中多危險。則雇力士載

利器而行。首至埃及。首都開羅市街雖甚黯舊。而古蹟之多。時代之遠。爲世界最如奇峙之獅尾。梟神石。及西布新金字塔。爲四千年前遺留之迹。其他各崖壁間刻鑿之古神像。又發墓所得古帝王用藥物保存之屍體。奇形詭態。頗足動人。前此遷運鑿取一碑一石。移陳於歐洲各國都會之博物院中者。固已不。而巨大之建刻物。或山崖中不可剝取者。非親履其地。目擊手指不能盡其狀態。白夫婦等皆一一求之。且拓印字迹。繪寫形象。必精必備。好古家無以過也。又至蘇丹首都。訪求神話考見。埃及文明有特殊意味。覓購天方夜談古籍。甚衆。以備建築埃及文明一部之資材。迤南則至納羅比。觀偉大奇獸。凡獅子。

羚羊斑馬犀牛河馬等爲他洲所無者較之動物園中所見尤爲活潑奇猛白等嘗入深山用鋼梗作樊籠自鎖其中下有機輪如摩託卡然燒汽則行雖猛獸相搏不畏也後歷約翰堡金鑛產地頗繁盛多建築物然無古蹟可查最奇者則撒哈拉大沙漠有一種特異情景與中國蒙古沙漠截然不同蓋蒙古沙漠常有風沙迷目而撒哈拉則仰望天色蔚藍絕無雲翳清曠之氣撲人鼻觀若長晝時則日射沙原作橙黃色蒼茫獨立萬籟無聲日光映眼生縵不能久視也至皎皎月出時尤爲一片美觀中鮮植物稍有一隅能產蔬菜禾黍之屬而已動物惟駱駝及駝鳥沙漠西北又有司丹列瀑布奇景特殊白翁一一搜

訪詳志之或證以名人著述凡閱二年始歸瑞士幸皆健康無恙乃出所得古物闢一室陳列署曰神古於是全世界之文學技術畢羅而致矣
白樂翁年垂七十鬚眉皓然而精神矍鑠興趣濃郁實與少壯無殊好聚書籍古物及種樹蒔花至老不愠澹別墅廣袤至數里他友有園亭不能自治者輒委託爲之代理一經此老點綴着手成春居然改觀俗者雅矣燕者治矣凌亂無狀者位置楚楚矣且捐其所得書籍古物分度駢列不啻白樂園之外府也游者莫不叫絕故貴游好事者咸以別墅相屬白翁管領既多宛如園亭之信託公司久而厭其紛繁輒謝不往或其子慧達士繼承治理居然父作子述矣

白翁自以所搜書物。用地理。歷史。上之界說。約爲三區。別分六大部。第一曰國粹。羅珍則瑞士及中歐。流行之。拉丁希臘古文。學美術品是也。第二曰全歐。萃美。凡英法德意俄奧荷蘭瑞典挪威諸邦之典籍。重器。以及土耳其古經碑碣。無不搜討。殆盡。往往有博物院中所無者。價值本不貲。而白翁恃其聲。應氣求之。誼儘多。收藏大家。竭誠獻贈。蓋以名勝之地。清奇之人物。不患是物不傳播。故樂以之相託也。第三曰華夏。數文。皆中國書籍及金石古器。帝王卿相之豐功。偉烈。聖賢高士之著述。瀨其精華。寶此秘笈。雖不能媲美四庫。而方之海內。藏書家無多。讓焉。白翁好之尤篤。以爲恨不生齊魯吳楚之鄉。習聞詩書禮義。

之教與先聖昔賢。頡頏馳騁也。四曰印梵。傳真凡佛氏經文。沙門舊典。法物列爲一區。謂圓覺。因明之旨。實學理中最上乘。度世寶筏。胥賴乎是。而中土譯文亦正不惡。乃並存焉。五曰新球。集異。凡西半球之新說。制作及發明奇術。其著述模型。一一臚列。可供參考。以見人生知識學術之無盡境。六曰鑿空。搜奇。則南非洲半開化之神話古俗。以及大洋洲各島之士蠻風氣。技術奇形詭想。擴人見聞。此六大部各自爲一大建築。髣髴博覽會之分門別類。莫不詫爲大觀。於是白翁經營之成績。告蕝而其別墅直爲瑞士魯山湖之集中點矣。白翁夫婦至今猶健。惟常居湖山深處。非特賓客罕見其面。即其子息亦不易與之晤對。云或曰其標格。宛然中國之所謂地仙也。

■ 爆裂彈

二冊 七角

此書爲周瘦鵑君所譯原著者爲法國名小說家瑪利塞
勒勃朗氏卽亞森羅蘋俠盜案作者亞氏各案以情節動
人此書亦如之曲折詭奇得未曾有愛讀偵探軍專言情
各小說者均不可不讀是書



趙茗
狂譯

空中盜

一冊

五角



勞工艷話

許指嚴

我。國。下。流。社。會。之。苦。況。不。在。衣。食。住。之。不。若。人。而。在。
未。受。普。及。教。育。無。普。通。人。格。無。國。民。常。識。榛。榛。豕。豕。
有。如。鹿。豕。而。一。方。面。則。又。染。社。會。之。污。習。虛。榮。嗜。利。
狡。猾。變。詐。無。所。不。至。其。婦。女。迷。信。執。拘。有。吉。凶。禍。福。
而。無。曲。直。是。非。於。是。性。情。意。識。上。之。感。覺。混。泯。精。神。上。
之。愉。快。絕。醉。生。夢。死。幸。得。度。其。無。聊。之。歲。月。而。已。試。
觀。一。般。葑。屋。中。人。物。罔。不。如。是。當。其。貧。困。父。子。愁。歎。
婦。姑。勃。谿。兄。弟。攘。臂。親。鄰。欺。壓。一。旦。財。力。稍。裕。愿。者。
則。株。守。如。虜。金。錢。以。外。無。他。事。佻。者。乃。盛。氣。欲。恣。揮。

勞工艷話



霍薰薰然來酒肉氣令人不可嚮邇所謂勞工社會數語盡之矣讀者掩卷思之吾言豈不然哉雖然宋玉有言鳥有鳳而魚有鯤人亦有之今世界所謂勞工神聖者詎若神話天授云爾哉亦人之自爲神聖耳勞工界亦人也甯遂無出類拔萃者生乎其間一振頹風爲之先覺而使千萬食力者流開一新紀元即使無是事不可無是想而況果有其人其事大足爲此中人物生色耶予友南公爲予道粵工人鄺君在南洋羣島某埠起家歷史其情事宛折有味而成續爛然雖造時勢之英雄蔑以過也不禁持管而躍曰是不可以無志

鄺某者佚其名粵之香山人也幼失怙恃寄養於姨

家姨之夫夥於某肆因縱博盡喪其資主者廉察之罷去遂貧無業隣有木工某甲與之善憫其不聊生挈之入工場使雜役夫執役得資不贍一餉妻乃爲梳備以助焉出入富商巨賈家獲頗豐鄺年十餘徒跣執炊勞苦萬狀姨有子女各一稍稍享童年之樂鄺不敢望項背也子六齡許尤驕蹇役鄺如奴果餌肥甘鄺偶注視則呼爲攘竊必鬪母呵責之始已鄺懾於積威亦自忘其爲嫡甥人亦莫知其爲戚串子顧性穎悟能以目聽以眉語姨心憐之徒以兒故遂形冰炭無何兒病姨信星命佞巫鬼星家言有外親金木相剋巫亦言孤兒不祥累小主姨以爲鄺之爲害也立意欲逐之僞言鄺年且長非習一業何以爲

生乃聒其夫携之至工場司磨鋸截木拾釘掃梯等細務。鄙勤甚。早晚不少休。他童或匿一隅羣嬉。鄙必持杵剗奔走於場中。主者見其勤。頗加激賞。姨夫漸愛之。然兒病終不愈。姨以爲災星。尙未遠屏商之。夫欲使鄙遠去。夫良不忍。姑令宿場角團焦中。不能歸。鄙雖淒寂。第幸無雜事。時往隣塾中竊聽講書。偶向塾師乞得殘本。竟漸識字。夜乃篝燈團焦中讀。閱不輟。粵人開埠。早重洋務。故家塾中恒兼習外國文。鄙亦稍稍問塗。居然略諳拼音法。能操短語矣。反以不歸姨家爲樂。如是者有年。鄙能作短札。中西通俗會話。嫻十之四五。且知算數。時年僅舞勺也。

工場主者有弟。設廠南洋某島。稔外情。常往來代招。

華工先後凡數十百輩。或有致富而歸者。然輒語其兄曰。工界皆蠢才耳。執役聽指揮。以外無他技能。亦無何等思想上者。積貲歸置產畜妻子下焉者。且冶游飲博蕩。其所有吾閱人多矣。未見有能自樹立爲吾華工界爭一席位置者。青年中倘遇其人。吾必願爲推轂資以飲食教誨。所不辭也。主者忽憶及鄙。驥然曰。子勿謂秦無人。此間有小鄙者。殆非尋常勞動家。今介於子。盍一衡量之。耶弟唯唯。主者乃呼鄙出。團焦中弟與語。大悅。旣而曰。厥父母不識。肯割愛十年否。主者曰。此孤兒也。聞姨家厭之久矣。不然胡宿此。弟曰。雖然。盍告其姨主者。如所請。姨果大悅。僞爲不忍者。至團焦送別。然衣履綻裂。行李蕭然。不問也。

主者弟曰一切由我部署不費爾輩一金姨氏聞之益喜而鄙知遠別反悽惻戀戀蓋天性肺擊出於不覺自是鄙遂南行

姨氏者非獨忍於其甥且忽覬覦主者弟先是或謂姨曰主者弟豈果愛爾甥耶實猪仔之變相也居爾甥爲奇貨巨金轉瞬入囊矣姨惑其言遂向主者弟悔約主者弟憤然拚決絕既而曰吾哀此青年既言之矣甯惜區區此輩醉心金錢不惜顛倒是非苟所欲不奢吾力尙能爲救濟青年計犧牲名譽何害乃立許三十金使署券姨尙不肯夫曰爾朝夕欲祛災星今有機會又斬之是何肺腸也遂奮袂署券鄙以爲賣已不勝悲主者慰以詞喻以理始釋然鄙誠天

幸遇此知己不然彼猪仔風味志士亦有親嘗者而况淒風苦雨中不少戴盆呼籲者在耶

主者邱姓弟曰葵甫本從兄業水木作稍有資聞南洋羣島盛建築工役計值較豐乃求戚友紹介入某華工團執役久之自營生理料二三同志置小廠專營工程建築事娶某島土婦生一女而無子廠中工役皆華人然類屬蠢夫葵甫欲有所計畫或工作改良材料變更之處環顧無與商權者甚至會計書札亦鮮相當人物蓋出洋工人多貧苦失教養志氣昏惰品格卑污業已習與性成其勢然也因思得一青年優秀者施以指導資之閱鍊他日或可繼續己之事權於華工上占一位置此念蓄之已久惟寔難其

人至是得。鄺大姿。穎異。頗類所期望。特未知成材與否耳。姑挈之南行。既至。乃使雜工役中。以試之。惟陰伺其興居。眠食加意調護。不令知覺。鄺仍持其團焦中熊度。未嘗驕倨。怨望且益。奮於學。廣徵蟹行文籍。研究之。葵甫故多購諸書。積儲室中。恣其流覽。又陰求專門學者。與之游。贈遺豐腆。而名義上則絕不言爲之求師也。鄺既執役。如故晷刻不休。息而篝燈。就旭皇皇媚學。如不及葵甫。或勸諷以節勞。鄺輒以樂此不疲答之。無何感疾。委頓。猶按工執役。葵甫大不忍。乃強之入醫院。懇切謂之曰。吾知子矣。曩本以大成期子。甯令與若輩伍。所以如此者。試子志之堅定否耳。今子且勞力與勞心兼營。人非鐵石。安能任此。

勞工艷話

辛苦今而後。專以高等學業。屬子矣。善自調攝。勿輕視千金軀也。鄺感激流涕。疾既愈。仍往工場。葵甫止之。鄺曰。吾非矯情。自苦。特藉以實地試驗。後此蒙長者不拘。以格律聽兒自由操作。則幸福多矣。葵甫以爲然。然終虞其過勞。時時諭曉。鄺益感奮。一日。鄺在製水泥工所。事畢。謂葵甫曰。兒得新發明之水泥。矣。其泥以一種礦油和入。可使久不破裂。而常乾燥。陰雨不露濕狀。若調入色采。則更鮮明美觀。今其標型已具。倘歷試無訛。必受社會歡迎也。葵甫展視之。殊矜異。出以示人。爭購恐後。一時營造場。仰給於鄺。鄺曰。猶未也。吾嘗觀華屋被燬於火。心惻惻焉。今吾欲製此泥爲柱與壁。俾祝融氏不得肆其虐。消防器械。

擱置不用。然後副吾志。願於是。又汲汲者。半載而滅。火之泥。始成。以水泥塗壁。及木柱。令沁入。更塗之。如是者。三。雖擲火於室。室中物俱焦。而室終不摧。燬。島人以爲神。歐西學者。研求其成分。皆折服焉。葵甫利大贏資巨萬。始微露相攸意。挽名人爲蹇。修謂之曰。吾之挈。鄙豈工之哉。欲傳吾業。大吾家耳。今處以東。牀向平之願。遂矣。

先是葵女曰。美珠幼習西文。曾畢業某女校。雖備受父母鍾愛。而性勤樸。好手習工藝。初專力於織製花邊。曲盡其能。花樣翻新。至數百種。島中婦女界莫不知有美珠。花邊旋念。僅事裝飾品。非計乃研求棉麻毛髮各纖維之組織物。欲使棉麻光澤如絲。毛髮溫

軟如棉。且羊毛之品。可令却暑。人髮之布。堪使禦冬。所製無不佳妙。即設廠招工。試製焉。美珠身廁女工。間較量出品。按日計工。不稍暇逸。惟星期日。偶往公園。一散步耳。女伴或誦之曰。姑姑非貧無衣食者。何徒自苦若此。美珠聞言。色然曰。惡是何言。人生天職。應各致其力於社會。男女一也。况吾家世執工役。豈得以資業稍裕。即自暴棄。及吾身而衣食饒給。則正天與我。以操作之機會。他日苟能爲吾華女工界放一異彩。則吾亦庶幾不虛此生矣。語稍傳播。莫不賢之。求婚者踵相接。美珠殊落落。年華二九。丫角依然。時或於工場中。遇鄰相見。爲禮亦不甚欸洽。旣而鄰發明水泥事。大著美珠竊覘之。頗服其勤敏。因漸與

縱論工藝之良窳。鄙以其誠懇婉篤之態度。貢獻所見。有涉織物範圍者。美珠深服其精細。周至。遂相愛慕。鄙亦以美珠生長富家。而作苦如村女。絕無膏粱文繡氣。以爲大不易得。一日有西婦來葵甫家。語次頗賤視華工。見鄙執役不文。亦以爲蠢物也。狀殊輕薄。美珠意不平。尙歷述鄙之製作成績。且指發明各物爲證。反覆詳明。津津有味。西婦始改容禮。鄙并言相見恨晚。鄙大感激。以爲美珠實生平第一知己也。鄙嘗自警。非使吾於工界有所樹立。足以爲衆工人之模範者。決不願享有家庭之樂。且非於工界有特殊明確之意識。足以助成吾之志願者。亦不敢謬托婚姻。與之爲混合家庭。故處島中幾十年。蹇修者亦

往往而有絕無足當鄙意者。久之遂寂寂。而美珠之情好漸深。然鄙意終以願望未遂。置爲後圖。葵甫雖屢探之。未嘗下一斷語也。乃以推廣營造公司事。使其返粵組織。鄙曰。是吾志也。即日挾鉅貲。成行。美珠走送之。殷殷話別。猶以工藝進步。互相勉策。爲言絕不及兒女態。鄙既抵粵。乃與葵甫之兄商。進止葵甫兄。忱於新發明物之未經社會信用。頗猶豫。願以其業挾巨資來也。亦樂爲贊成。乃規地一區。爲場所。鄙與羣工同甘苦。晝夜不少休。與團焦假宿。時無異。兄乃歎曰。鄙生果不可及也。時葵甫書來。述結婚意。令兄主其事。兄亦以爲然。鄙曰。吾姨雖無道。母族也。島中無親。吾之親。又無過姨者。婚事當告之。乃遍訪昔

日居址業已數遷。姨之夫亦久離工場。他適荏苒年餘始得悉姨及夫皆溘逝而子不肖先爲海船中水手嗣以盤龍癖竟淪沒博場中爲賤役女曰亞蘭則爲匪人所誘入某穢墟賣笑矣。鄰大悲悼乃爲姨夫婦營葬。拔中表出博場強使入工場習業中表亦自悔竟朝夕作苦宛然良工。鄰又求得亞蘭爲之擇一技師嫁之亦能爲良家婦。鄰意乃大慰。

鄰所組之營造公司頗得粵中紳商信用期年而資本集千萬分支營業幾徧全國。因自念曰吾可以試吾政策矣。乃告於同人發起一勞工教養會。凡分公司所在地必有分會。會中以勞工爲主體一律平等。凡負擔小販均可入會所辦事業約判五種一勞工

救濟會專以資接濟小經紀家之乏資本及下等勞力者。因天災無食之類。二工人道德訓練會專指導一般工人以適當之道德。使有普通人格。三工藝進步會促成工藝上之知識進化及製造品發展等事。四職業學校使工人子女不失學放棄天機。五低能兒養成所工人因環境及境遇之習慣兒童頗多愚蠢不能受普通教育。因特仿先進國教育補救法別設低能兒一局。部之教育俾無缺憾。議既定。鄰乃以工商品推行之力與會務相輔而行。凡其工品銷行所至之地勞工界無不受其實惠。全國工人之程度爲之提高者十之三四。是時鄰年及壯矣。葵甫眷屬適自島至。粵遂令美珠與鄰行結婚禮於粵垣。鄰意

遍延工界同人觀禮一一歎以酒肴且爲之演講結婚原禮及改良風俗諸事儀節簡樸而情誼濃厚一時傳爲佳話

美珠謂鄺曰吾輩志同道合夙異常情雖然蜜月之歡未可捐棄但視注意之點何如耳鄙意於娛樂之中寓觀察研究之用一舉數善無逾於此凡人娛樂則精神煥發知識高強況有所商權則見理益真而事益易蔽相彼小工邪許相呼力且加倍若夫慘澹經營良工心苦苟得意中人爲之黽勉相討論相慰藉則苦且不覺何論於甘故願君之勿泥於迹象而擲此機會也鄺曰有是哉吾爲之神往然有說焉鄙意常遴選數工徒之尤者偕行走南洋新金山察其

物產材料可供制作之用者或有所試驗新發明就其地作臨時工場咄嗟可辦既不荒吾故業且可多獲新知旅行之樂當無逾此卿其有意乎美珠曰甚善於是審取工徒中之樸實耐苦者有志節者不肯依樣畫葫蘆者無戀家戀鄉惡習者挈之俱行戚串自邱老以下皆有饋遺宿野之牀潛水之衣獵獸之網登山之輦簡便之飛機救飢之乾餼大抵皆旅行探險中之所用者鄺與美珠俱大喜一一謝惠而別工徒凡六人各種資格咸備遂登舟南行送行皆道工業萬歲

鄺與美珠先至檀香山西南某島既登岸見徧地皆橡林其枝葉較他地益肥美鄺因命工徒割其汁驗

之。知。含。漿。質。甚。富。且。堅。韌。逾。革。木。製。爲。器。可。無。蝕。壞。之。虞。其。壞。度。至。少。在。百。年。以。後。不。覺。大。喜。乃。與。土。人。訂。約。五。十。年。內。此。種。橡。汁。不。得。售。與。他。人。并。隨。時。以。模。型。轉。某。埠。寄。粵。西。人。見。之。皆。驚。異。以。爲。此。等。橡。林。前。者。固。視。爲。常。種。也。無。何。以。又。至。一。島。中。有。植。物。特。產。曰。蕉。棕。似。蕉。非。蕉。似。棕。非。棕。其。葉。重。織。維。柔。韌。如。髮。有。強。力。而。光。澤。較。蠶。絲。爲。綿。密。而。易。產。多。取。價。值。甚。廉。土。人。棄。之。不。屑。一。顧。鄙。使。工。人。組。爲。布。美。珠。總。其。成。其。狀。似。錦。似。緞。而。堅。緻。耐。久。不。生。毛。縷。又。如。細。呢。然。刮。削。不。能。生。花。也。美。珠。曰。其。質。大。類。人。髮。而。絲。輒。過。之。是。良。材。也。宜。遍。輸。各。地。以。廣。其。用。他。日。人。造。棉。人。造。麻。且。人。造。絲。焉。是。物。足。當。之。矣。乃。留。工。徒。一。

設。製。布。廠。於。其。要。地。一。方。面。收。其。種。寄。粵。試。植。焉。乃。南。進。至。新。金。山。新。金。山。有。華。僑。多。人。聞。鄰。至。特。開。歡。迎。會。以。寵。之。且。頌。邱。美。珠。婚。禮。既。畢。因。討。論。中。國。發。展。工。業。之。方。法。及。指。導。工。人。進。步。之。理。由。華。僑。代。表。鐵。君。曰。吾。國。工。業。不。振。之。由。不。外。二。途。一。無。改。造。適。用。之。知。識。二。無。分。功。團。力。之。思。想。是。以。因。循。至。今。守。陳。法。者。窳。敗。圖。私。利。者。小。成。今。鄰。君。夫。婦。獨。能。破。除。窳。曰。思。有。以。改。造。之。是。吾。國。福。星。也。願。同。人。各。竭。棉。薄。助。之。整。理。語。畢。衆。皆。鼓。舞。乃。馳。函。各。埠。導。之。游。覽。先。後。凡。發。明。工。作。物。製。造。法。數。十。百。種。特。捐。資。設。一。旅。行。工。品。展。覽。會。於。新。金。山。粵。中。工。界。明。達。者。或。派。人。與。會。鄰。之。名。

益震逾年始返粵。鄺之營造公司。美珠任總染織廠
焉。

鄺之建築學。雖極精。審然猶以未能突過他人。了無
缺點。爲憾。某歲游歷歐西名都。睹意國某博物館。構
造之奇妙。窮覽三日。不能得其要領。乃詢其主。此工
程者所在。其人鬚眉皓偉。精神矍鑠。即執贄願爲
弟子。北面師事者。逾年。卒得其術。而歸時。美珠忽失
所在。蓋鄺去既年餘。美珠念之甚。亦追踪西渡。重洋
欲得鄺之踪跡。適鄺相左。以爲美珠。且返而美珠。竟
不返。鄺詢女伴。以爲美珠。常病。工人濡緩。遲惰。實爲
大病。吾聞北方人勇猛銳進。當以其性質。施之南人。
則工藝上可戰勝他國。此行當注重此點也。鄺以爲

必游歷內國。觀察民風。或延請一二工師來南。以資
提倡。乃徧歷各分部。詢之。俱言未見其人。鄺曰。然則
必在歐美間矣。美珠歸。則亦入製造假絲廠。及某大
機械場。學工徒者。各一年。始盡得其秘奧。知鄺方游
歷內國。乃以書馳告曰。吾得其規矩。君當得其巧。以
度人所謂巧者。何吾國工人之學力。造詣未嘗不如
人。惟出品相較。多寡終不相等。此無他。濡緩遲惰之
習慣。誤之也。君今研究人地之性質。思着手改進。此
真工界成敗利鈍所在。妙萬物而爲言。則巧是矣。如
有得君當速歸。一巧可以醫萬拙也。鄺得書。大噫。遂
南歸。所招北方工徒。雖不能諳解工作原理。而出品
則大增。多。鄺乃歎曰。古人謂愚者能巧。其言信不誣。

也。蓋日多一品以月與年計之獲利且什伯巧何如耶。於是工界之時間減爲八點以符世界勞工神聖紀念之定例而實則較未減時出品爲多則工作遲速及偷惰與否夔不相侔矣。或問。鄙何術致此。鄙曰。其機甚微而效果甚大。質言之。亦不過觀摩仿效之性質爲之。利用以喚起其競爭心而已。其才力不及者。則退使別爲一區。毋令相混。工資亦有等差。其法至簡。不煩言而解也。惟此係強制外人之法。若使內自感悟澈底改革。則非一朝一夕所能期。亦非一手一足所能爲期也。俟之教養而後。其或庶幾自是。鄙與美珠方皇皇於工業精神上之改造。努力徵集同志。推行夙所持議之五種設施。至今不懈。云。或曰。惜

爲時局牽掣。距貫徹此改造之時期尙遠也。鄙氏夫婦正焦憂萬狀。是說也。殆亦近理。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發行



此書有作權必究

撰述者 許指嚴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帖嶺路一〇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許指嚴說集(全一册)
(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分發行所

廣州雙門底
漢口後城馬路
奉天鼓樓北
北京楊梅斜街
長沙南陽街
梧州塘基街

大東書局

徐卓呆先生譯

秘 密 錦 囊

二 冊 八 角

偵探小說中絕無僅有之佳著

此書爲滑稽小說家徐卓呆先生所譯中叙一女
郎有巨大之遺產可得而不自知數惡人追隨其
後思攫取其秘密之錦囊而女郎則初未知囊中
有深重之秘密屢瀕於危幸均得脫其後惡人相
繼死亡事亦大白其間緯以戰爭情愛之事可作
偵探小說讀亦可作言情軍事小說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867B



上海舊書店

內 冊數 } 61
售價 0.20 }
~~1606807~~